



文獻通考二百十卷曰晁補之曰老子道德經二卷李耳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
 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宋學士全集二十七卷曰老子二卷道
 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字耳漫無
 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
 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尊則
 者何其壽坎豈東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徵欤聃書所言大抵
 歛守退藏不為物先而壹返於自然由其所以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行之云
 焦氏筆乘第三曰老子本字書漢景時始改為經吳闞澤對孫權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
 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既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躰尤深改子為經始立
 道字勅令朝野悉諷誦焉○事物紀原第二曰唐書高宗紀曰乾封元年二月己未追號老
 太上玄元皇帝唐會要曰天寶二載正月十五日加號大聖祖八月十五日加號大道玄
 元皇帝十三載二十七日加號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
 六年八月十一日制謹奉上真元皇帝聖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真宗實錄云六年七
 月庚午制也紀年通載云大中祥符七年正月戊申奉上太上老君尊號冊寶也
 又武后記曰光宅二年九月甲寅追尊老子母曰先天太后唐會要則云文明元年九月冊
 元皇帝妻為先天太后一說未知孰是
 萬姓統譜云林希逸字蕭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第四人初為平海軍節度推官以清白稱
 希中選祕書省正字固對乞信在給諫又乞早去大計以慰入望上皆開納景定間司農少卿
 言亦之藻及林公遇俱經明行修終於布衣乞褒贈以厲後學從之官終中書舍人号獻齋所
 著有易講春秋傳老莊列口義考工記解竹溪稿等書行于世
 莊子後序曰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蕭翁寧為文字官矣今以寶謨直主王局觀屬齋其書室也
 其諸文頗似莊子此書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為文雜俚俗而益述之也

老子經卷上

順行

老子 史記列傳第一有老子傳神仙傳云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月角懸鼻有双柱耳有三門足踏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而後生又云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道過李樹下西割去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又云玄妙王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而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鳥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耆相云老子者姓李名老考也子尊也考教象理達成聖學乃學生万物善化落物無遺也

烟李 曹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事文類聚曰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佛祖通載第三曰老聃父姓韓母曰精敷孕八十一而生於李樹下因以為姓○左傳注云姓者生也以此為祖父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聯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為氏○史記注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又子姓个生也子之所生孫也故子孫謂之子姓○漫 前會水廣良 曰聃 史記云謚曰聃又許慎曰聃耳漫也故各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身伯陽父故云耳○正義曰聃耳漫無輪郭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

楚國 史記云楚苦縣屬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云苦縣屬陳國○索隱云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 藏室 索隱云按藏室史及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 周景 或說云孔子年三十一歲已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四年適周訪樂於苒苒問禮於老聃又關理志云敬王二年昭公二十四年夫子年二十四歲問禮於老聃 禮記 曾子問孔子曰吾聞諸老聃云鄭注老聃古壽考之号也與孔子同時有梁先生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矣 語曰 論語述而注云包氏云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

正義云老彭者殷賢大夫者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氏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夏商周年七百歲故以父壽見聞世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又曰即老子也崔曰堯臣也偽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解曰老彭是彭祖也○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嘗亦未嘗毀蓋以為蒼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靜為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嘗又不毀其可不畧言故此謂竊比於我老彭○龜山集或問龜山曰說者謂老彭乃老子與彭綏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若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 嚴事 史記弟子傳云孔子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云 過與 家語卷二曰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離合 史記老子傳云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

老子屬齊口義發題

肅 齊 林 希逸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號曰聃楚國苦縣人也仕周為藏室史當周景王時吾夫子年三十嘗問禮於聃其言斐見於禮記於夫子為前一輩語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夫史公謂夫子所嚴事亦非過與也及夫子沒後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嘗見秦獻公

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
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
五百歲而復合七十歲而
伯主者此焉或曰儋即老
子也或曰非也世莫知其
然否又漢書郊祀志云周
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周始
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
復復合合七十年而伯主
此焉注孟康曰太史儋謂
老子也師古曰此亦周之
太史名非必老聃老聃非
秦獻公時又史記封禪書
云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
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
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伯
王出焉云堅按史漢皆謂
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云
然又封禪書曰合十七年
而伯王出焉云七十與千七之年數天地懸隔未知何是矣周室史記老子見周之衰廼
遂去至闕下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
而去莫知其所終○抱朴子曰老子西游遇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
以為散谷關○列仙傳曰闕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皆謂之

言離合之數或曰儋即老子非也儋與聃同音
傳者訛云周室既衰老子西游將出散關關令
尹喜知為異人強以著書遂著上下篇五千餘
言而去其上下篇之中雖有章數亦猶繫辭上
下然河上公分為八十一章乃曰上經法天天
數奇其章三十七下經法地地數偶其章四十
四嚴遵又分為七十二曰陰道八陽道九以八
乘九得七十二上篇四十下篇三十二初非本

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具
之流沙之西服其勝實莫知其終亦著書九篇名闕令尹喜又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
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游以為有慈有侯
有不為天下先特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人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
雖靈龜之邪行矣此所以
為老氏繫辭易本義
繫辭以其通論二經之太
卦凡例故無經之可附而
自分上下云河上列
仙傳云河上翁漢文帝時
結草菴於河上帝讀老子
有下解遺使問之公曰道
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幸其
菴問曰普夫之下莫非王
臣不能自屈無乃高乎公
即坐躍冉在空去地數
丈曰余上不至天中不至
入下不至地何臣民之有
帝乃下車稽首公授素餐
一卷遂失所在奇偶
按奇者一三五七九偶者
二四六八也○字彙曰
凡數雙曰偶隻曰奇

旨乃至逐章為之名皆非也唐元宗改定章句
以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尤非也今傳本多有異
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識真愈難
矣大抵老子之書其言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
世習尚就以諭之而讀者未得其所以言故晦
翁以為老子勞攘西山謂其間有陰謀之言蓋
此書為道家所宗道家者流過為崇尚其言易
至於誕既不足以明其書而吾儒又指以異端

嚴遵嚴遵字君平蜀成都人作老子指飯十四卷前漢成帝時人也上黨成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入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契道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世不通陰道易蒙引云七九皆陽數六八皆陰數陽主進九者進之極也故九者為老陽陰主退八者退之極也故八者為老陰堅按以極陰數合極陽數則得八九七十二章矣元宗宋朝避玄改元見文公家礼注玄宗註老子號開元御法翼云玄宗既註老子始改定章句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淵口老子廟七云郡若愚云緣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分上下

論說文云論告也从言俞聲及其未信告之使曉勞攘性理大全曰李公時曰非幸其可非而非之亦不復為之參究前後注解雖多往往皆病於此獨穎濱起而明之可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脉未能盡通其間窒礙亦不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却不然莊子宗老子者也其言實異於老子故其自序以生與死與為生具見天下篇所以多合於佛書若老子所謂無為而自化不爭而善勝皆不詳於吾書其所異者特矯世憤俗之辭時有大過耳伊川曰

子較之老子較平此宋子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此三只也乖道子跌蕩老子取敘子較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西山真西山也真德秀字景元四歲受書過目成誦所著四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真德秀謂老子將欲翁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陰謀史記齊世家周西伯昌之德以頌商政其事多其權與苛討云道家漢藝文志老子在道家者流東坡曰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崇尚性理大全五十七曰舉世崇尚之也韻會云妄為木言也廣韻欺也增韻詞放也異端論語註范氏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

可非莊子秋水篇云因其所非而非之則万物莫不非往人離官般以相煽注賦律離官般以相煽注往人言非一也穎濱三蘇文集曰蘇轍字子由老氏谷神一章最佳胡文定曰老子五千言如我無事我好靜我有三寶皆至論也朱文公亦曰漢文帝曹參只得老子皮膚王道謝安何曾得老子妙處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晉宋人多說莊老未足盡莊老實處然則前輩諸儒亦未嘗不與之但其借論之語皆為指實言之所以未免有所貶議也此從來一宗未了款案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真所謂千載而下知其

解者曰暮遇之也

小字同叔洵次子為入沉靜簡潔為文注洋澹海而有秀傑之氣與兄軾同登

進士又同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致仕居許州号穎濱遺老卒謚文定所制有古文五千餘卷及詩傳春秋傳古文樂城集行於世云宋元符三年庚辰作老子註四卷

近似楚辭後語卷二曰今欲同輩得無近似之乎語厭碧巖第三曰天下人討此語脉

不得室礙朱子語錄卷十七曰蓋熟讀後自有室礙不通處云說文曰室塞也又曰礙止

也廣韵距也增韵妨也阻也限也與佛書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予方解老子每出一

章輒以示僧道全全輒笑曰皆佛說也云時有所判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天上莊子天

下篇曰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万物畢羅莫

足以飯注云寂寞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為一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旬即

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歸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

迹也万物畢羅各盡万物之理也莫足以飯注云莫知其所以也無為論語曰子曰無為而

治者其舜也與尚書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天過易云大過棟桡利有攸往亨柔曰木

輟夷不爭尚書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天過易云大過棟桡利有攸往亨柔曰木

過大者過也伊川曰朱子語類曰莊子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子谷神不死丁章最

佳胡文定孔子通記曰胡安國字康侯宋人後謚文定謝良佐語宋震曰胡康侯正如木

冬巖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也三寶天下皆謂章三寶三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

為天下先云堅按非老子有三寶之名大公望六韜所說之三寶大農大士太商也且又孟

子有土地人民政事之三寶皮膚性理大全朱子曰如漢文帝嘗參便是用老子之效然

又只用得老子皮膚云按皮膚謂淺處堅又按正宗贊達磨傳道副得皮惣持得肉道肉得

髓云又晉書曰衛瓘得伯英筋索靖得伯英肉蓋此文法乎妙處朱子語類曰或問老子

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嘗

妙處貶議小學嘉言曰鄉黨以為貶議注貶儀謂貶抑而議論之○韵會曰貶損也謫也

初也○韵會曰議謀也謫也謫也從來碧巖卷三曰德雲比丘從來不曾下

木了佛書往未有未了底字○杜詩曰齊魯青未了款案碧巖卷一曰大凡頌古只是

繞路說禪拈古太綱據款結案而已真所謂莊子齊物論曰万物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

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注云使方世之後誠有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且暮遇之也

此亦後世有揚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韓文十七與馮宿論書云昔揚子雲有六女人

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歲竟未有揚子

可歎也○文選表宏三國名臣序贊曰千歲一遇賢知嘉會

老子屬齊口義發題終

道可道 宋程俱者子論曰可道之道以之制行可各之名以之立言至於不可道之常道不可名之常名則聖人未之敢以示入非藏於密而不以示入也

欲無欲讀又以微為竅誤矣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如此讀而可也

老子屬齊口義上

屬齊林希逸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之太旨皆具於此其意

老子經卷上

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呂吉甫註玄之爲色黑與赤同乎二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二也名之出玄有欲與無欲同乎二也同乎二固妙矣然妙乎二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万物之所以妙出于此而巳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僧德清曰此章總言道之施用及入道之工夫也老子之學盡在於此

○註第二義 詩人玉屑卷一曰論詩如論禪漢魏晉等作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六晉以還之詩則已落第二義矣
仁義 胡氏曰朱子四書章句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札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射用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采以妙衆理而宰万物者也 堅按仁義禮智之說本于蘇子由註矣 春夏 介雅第五曰春爲青陽

蓋以爲道本不容言繼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禮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爲義禮者不可以爲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爲夏秋者不可以爲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

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又曰春爲發生夏爲長成秋爲收成冬爲安寧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蠢也產万物者聖也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秋之爲言斂也斂之義也守義者也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 天極 上繫辭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正義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極是也

寂然 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義云易無思也無爲也者任運自然不關心慮是無思也任運自然不須營造是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既無思無爲故寂然不動有感必應万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謂事故言通天下万事也 千變 列子周穆王篇云千變万化不可窮極究竟 金剛經究竟無我分第十七云○圓覺經下曰究竟成就云 仁義 朱子語錄卷三曰文公曰百行万善固是都全者力

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爲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皆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處人世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自無而始若以爲無則又有所謂莽莽蕩蕩招殃禍之事故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則見其

然如何件之去理會云
廣韻作分次也 兼云
證道歌云万象森羅影現
中一顯圓明非內外豁達
空接因果萍之蕩之招殊
論注所招殃過不可言說
譬若大海萍之蕩之無有
遺表○韵會云草深平曰
莽杜預曰草生廣野莽
然又屈原賦草木莽之
日蕩之法度廢壞兒又廣
子兒 礼記 礼運云天
秉陽垂日星地秉陰敷於
山川鄭注竅孔也言地持
陰氣出納於山川以舒五
行於四時 莊子 齊物
論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
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
有始也者注始太極也未始
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
有始無極之上又有一層也
有物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
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
又有未始有無即無極之上
一層也列子所謂有太質有
太素有太初亦是此意也當
初本無簡有不特無簡有不
特無簡有亦無簡無
妙万物 易說卦云神也者
妙万物而為言者也 注神
則無物妙万物為言也則雷
疾風行小

所以生有者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則見
其自無而來之微微即禮記所謂竅於山川之
竅也言所自出也此兩欲字有深意欲者要也
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為兩者雖有異名其
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
造化之妙也以此而觀則老子之學何嘗專尚
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曰兩者同出矣不曰同
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即莊子所謂

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為變化故能万物既成也 理會 小學嘉言曰須句句理會過其
言互相發明 注理會謂深求玩味之又曰理會猶言識得

天下 陸希夷注夫人之
所謂美惡者皆生于情以
適情為美逆情為惡以至
善不善亦然○陸農師注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
有始也者但贊言其妙而已初無別義若曰一
層上又有一層則非其本旨衆妙即易所謂妙
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
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
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

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真
美也善至於無善者天下
之真善也真美離斯天下
皆知美之為美真義散斯
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故有
無者以言乎其道雖易者
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
乎其勢高下者以言乎其
位聲音者以言乎其交感
前後者以言乎其始終也
○列子黃帝篇楊朱過宋
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
二人其一美其一惡
六者貴而美者賤揚子問
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
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
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揚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
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又莊子山木篇有此語○曰註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無是之
謂有無之相生雖事作于易而難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脰之長而後知
有鳧脰之短有鳧脰之短而後知有鶴脰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為是而百谷為川瀆
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為是而川瀆為百谷之既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

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
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
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
而不斃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
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
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

黃鐘為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為君則黃鐘和之是之謂聲音之相和自然矣而望春夏則春夏
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息齋註聖人為無
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是以
万物並作吾從而與之作作而不辭万物並生吾從而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在為非我之為
順物而已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由其不
居于末而居于先以吾所
居者不可得而去是以物
不能去○王無咎云聖人
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彼無心于為與言者順万
物性命之理而已則万物
之作也吾亦與之作而不
辭万物之生也吾亦與之
生而不有万物之為也吾
亦與之為而不恃万物之
成也吾亦與之成而不居
註其作也生也為也成也
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
與時而非我也則吾亦何
必辭何必有何必恃何必

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
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
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為而為以不言而言何嘗
以空寂為事何嘗以多事為畏但成功而不居
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
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
有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為
能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

居故曰万物並作而不辭
生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
不居作然後生然後爲
爲然後成此其序也

○林子曰或問事矣而曰
無爲之事其將何以處之
教矣而曰不言之教其將
何以行之老子道之不可
行於世者以此林子曰恭
已南面非所以處無爲之
事乎無隱乎非所以行
不言之教乎然則舜孔之
道抑亦可行於時乎否也
○註空寂 謂空々寂々
佛書往往有之 相謂
韻會尋仍繼也左傳于戈
相尋 薛其勞 抱朴子
臣節篇曰出不辭勞入不
數功 易曰坤 上繫辭云乾
知太始也坤作成物者坤是
地陰之形坤能造作以成
物也 坤書曰 說命中有
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
功 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
而德應矣自矜其能則人
不効力而功墮矣 聲成文
詩序聲成

文謂之音 注音謂官商角徵羽也
聲成文者官商上下相應也
○禮記月令疏雜此曰音單出
曰聲

不尚賢 王輔嗣曰心懷智腹懷食
虛有智而實無知也骨無知以幹
故強之志生事以亂故
弱之○蘇註尚賢則民恥于不
若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
于無有而至于盜見可欲則
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亂雖
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而
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
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
尚賢耳未嘗弃難得之貨
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
欲也獨不見之耳○呂註
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
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
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
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
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民
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
常使民無欲也智者知賢
非上之所尚而貨非上之
所貴則爲之非所利故不
敢爲也夫唯知此則爲無
爲而無不治也○林子曰

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
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但老子說得太
刻苦所以近於異端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
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
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
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不尚賢章第三

知太始也坤作成物者坤是地陰之形坤能造作以成物也 坤書曰 說命中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應矣自矜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墮矣 聲成文 詩序聲成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
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
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
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
不治
尚矜也我以賢爲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禹惟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爲
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爲盜此

舜之禪堯也而堯制作備矣舜惟因之為之於無所為以輔万物之自然尔故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若武王之伐商而及商政也列爵分土建官位事五教三事亦惟因先生之舊政故能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漢書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伐之守而勿失豈非因耶是乃黃帝老子無為之遺意也而漢亦稱治○無垢子曰虛其心者無思慕計較之念也但以神氣相守實其腹者腹者內也內懷道德抱一守真以養命也弱其志者柔弱低下不好剛強而安其神也強其骨者養其骨力不使虛耗而全其形也○註禹惟尚書大禹謨云帝曰來禹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思慕後漢書黃香傳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純朴莊子天地曰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孟子盡心上曰為機變之巧則純朴散矣機巧

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也人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虛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飽以食也弱其志不趨競也強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食而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其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為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為

治也皆以無為為之所以無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聖人之教其民如此使民使其民也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也動其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無事其言未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

無所用耻焉作為韓愈進學解云作為文章其書滿家紛々列子力命篇曰紛々若々隨所為注紛々多也太古之韓愈原道云今其言曰身不為太古之無事太過說在干序

道冲翼曰冲本作盅器之虛也李約云帝生物之主也羣化皆處後唯道獨居其先象似也道性謙故不言定處其先而云似○德清曰此讚道之妙用微妙而不可測知也○蘇注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而聖人能全之於其心恐其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于妄不構于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老子經上卷

恐其與物異也○呂注心
出而入物爲銳挫其銳而
勿行物至而交心爲紛解
其紛而勿擾銳挫而解紛
則知常之明矣乎天光光
者塵之外在光不傲故和
乏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
塵不昧故同之而不異夫
唯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
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
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
或不盈者非可以爲定惠
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爲定
存也○林子曰何以謂之
和其光而明乃光之射也
其曰復彼其明者和其光
也若佛於公山弗擾之在
春秋斯其爲塵也大矣召
子欲往非所謂同其塵乎故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
乎故夏桀非不塵也而伊尹則五就桀唐之女主非不塵也而狄梁公則仕女主至柳下惠之
不恭雖曰君子不由也而曰爾爲爾我爲我爾馬能免我哉是亦同塵之義也夫人幼而完之
壯而欲行之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々如也也若巢父許由且洗耳矣牛且耻飲其下流

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冲虚也道體雖虚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
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
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美也似者以疑
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
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
萬物之宗挫其銳言其磨礪而無圭角也解其

矣萬古清風是亦特潔其身已而斯人之徒謂之何哉○邵井注銳者所以華挫其銳則解
紛矣光者所以辨和其光則同塵矣上二其字以色言下二其字以入言○老子億曰或曰似
曰若曰象皆不可道不可名之意蓋道本不可名言而又不容於不言以示入也故不得已爲
之形容如此○嚴君平曰冲以虚爲宅和以無爲家能虚能無至冲有餘能無能虚常與和俱
○註冲虚 賈公彦儀禮
序竊聞道本冲虚非言無
以表其疏 大宗師 莊
子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
法天天法道法自然也
磨礪 韓文光 石鼎聯
句云磨礪去圭角浸潤著
光精○前漢牧乘傳磨礪
砥礪注確亦磨也○小学
嘉言曰以無圭角爲相歡
愛注無圭角謂去方而爲
圓 紛擾 朱子語錄十
二曰成紛擾卒未已也
秩然 韵會秩次也
不增不減 微茫 張祐
心經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繩有條而不紊 不垢
不增不減

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
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繫故曰同其塵此佛
經所謂不垢不淨也湛者微茫而不可見也若
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
惚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
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
故曰象帝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
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天地 翼素籥治鑄所用
鼓風之器也素者外之梳
所以受籥也籥者內之管
所以鼓素也屈鬱也抑而
不申之意數音朔屢也○
德清云此言天地之道以
無心而成物聖人之道以
忘言而然也○蘇注天
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
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
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
結芻以為狗設之干祭祀
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
適然也既事而弃之行者
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
聖人之于民亦然特無以
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排之有素與籥也方其一動
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素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
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象形者亦若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也之
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究不如守中之不究也○王純甫注芻狗喻聖人過化之妙素籥喻聖

人存神之妙又曰中也者中也虛也無也不可言且名者也○莊子天運曰夫芻狗之未陳也
盛以篋術巾以文練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襲之而已注芻
狗結草為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林子曰素以皮為之皮囊以為風袋也籥以竹
為之袋口之管也○林子曰天地以道父万物而其所以生之者道生之也以德母百姓而其所
所以畜之者德畜之也道
生之德畜之而天地則亦
何嘗煦之焉以仁万物邪
聖人以道父百姓而其所
以生之者道生之也以德
母百姓而其所所以畜之者
德畜之也道生之德畜之
而聖人亦何嘗煦之焉以
仁百姓邪○講義天以陽
為用故冬至後一陽之氣
自地而昇積一百八十日
而至天陽極而陰生地以
陰為用故夏至後一陰之
氣自天而降積一百八十
日而至地陰極而陽生一
昇一降往來無究譬猶素
籥鼓風以吹火一開則氣
出一闔則氣入氣出則如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
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素籥乎虛而不
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為恩與民相
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之相忘
之喻也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

猶不德也莊子齊物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德
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為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為
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意而相忘
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說者以為
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為驚世
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大旨不過曰天
地無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却如此
下語涉於奇怪而讀者不精遂有深弊故曰申

老子經上卷 十三

地氣之上昇氣入則如天
氣之下降蓋天地之中虛
也元氣得以昇降橐籥亦
中虛也風氣得以出入人
之一身鼻為天門口為地
戶天地之間人中是也西
昇經曰鼻口通風氣喘息
入命門○程氏遺書曰問
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
仁如何程氏曰謂天地不
仁以万物為芻狗是也謂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
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
鼓万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
也

○註天仁 齊物論夫太
道不稱大辨不言大仁不仁
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
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如寇讎言又曰視天下悅而飯已猶如草芥
至德 莊子天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
草芥 孟子離婁云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
如寇讎言又曰視天下悅而飯已猶如草芥
奇怪 六韜盈虛云奇怪珍異不視 慘刻 奇

會云慘毒也感也感也慍也又曰刻痛也剝也又云慘嚴刻薄也太史公曰申韓其極慘刻少
恩注用法慘急而鞠礫深刻○後漢書和帝記云吏行慘刻不宜恩澤○性理大全云程子曰
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外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
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又曰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
然其原乃自老子來
每六 莊子胠篋篇云天
下每六太亂云注每六常
六也 默然 史記吳起
傳云默然良久曰屬之子
矣 子曰予 見論語陽
貨篇 鼓舞 易繫辭鼓
之舞之以盡神云堅按鼓
舞出入之四字秋作文之
妙處 或者以 堅按河
上公之事乎河上公曰多
事害神多言害身不如守
德於中育氣稀言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
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言子曰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
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為戒人之多言則與
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首末
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哉

谷神不死章第六

老子經卷上 十四

微妙莫測故曰谷神也。能生物猶前章所謂母也。謂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薛君采曰老子書其遺詞多支文以叶韻非取義于一字之間也。如是謂玄牝則讀牝如七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詞與下句相叶或隨語生解既付玄牝又指一處為玄牝之門則失之矣。○杜道堅註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于老子而言黃帝書則知老子五千又引用墳典古語為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之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蘇注谷至虛而猶有形容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万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万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一說云谷養也人能

此章乃脩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却專為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絕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

養神則不死玄天也於入鼻牝地也於入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註至妙性理大全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化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之意焉。○易繫辭生之謂易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究

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為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主是也。前十五章詞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 呂註長短形也又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于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于時故以又言之又曰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矣無私也乃能成其私。○林子曰夫天也者積氣也地也者積形也天不以積氣而自私其生而其所以主乎其氣者是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

乃天之所以能長生也地
不以積形而自私其生而
其所以主乎其形者是乃
地之所以能長生也若世
之所謂身者身也聖人不
以其身為身而聖人之所
以為身者大身非身虛空
之本體也故聖人之所後
而外者非身乎聖人之所
先而存者非大身之身乎
余於是而知聖人無私也
而欲以復還其虛空之本
體者聖人之私也或者以
天地之教自字至亥有十
三萬五千歲不謂之不長
且久然亦有時而盡此蓋
以形氣而論天地焉者也
○品粹了凡云万形有榮
枯而天地無存亡故曰天長地久○兼雲峰評云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無心而成治聖人之
心一天地故以天地喻聖人

物自然然而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
人之修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其
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
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為
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
子誘人為善之意乃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
矣故謂之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
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又高似一層

○註無私 杜甫詩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又云寂々春將晚皎々物自私 真空 大明
錄入理章曰有真空有頑空空劫以前無相有覺虛明寂照為天地之宗此真空也

下善 蘇註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測也利澤万物施而不求
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
留于二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
兼七善而無尤○宏甫注言天下善者莫善于水而聖人之善若水何謂善蓋凡利于物者或
不能以無爭而能不爭者
又未必能泯于物也水之
善固利万物而不爭者也
何以見其不爭也眾人處
上彼獨處下眾人處高彼
獨處卑眾人處易彼獨處
險眾人處順彼或處逆眾
人處繁彼或處穢所處蓋
處眾人之所惡夫誰與之
爭乎不爭則無尤矣此所
以為上善也居善地七句
皆聖人利物而不爭之
實○淮南子曰天下之物
莫柔弱者於水然而大不可
及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究
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
於不訾上天則為雨露下
地則為潤沢万物弗得不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所
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
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
無尤矣
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
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為善能利萬物
而何嘗自以為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單就

至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所私澤及蛟蟻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老子億此詳言若水之事隨寓而安不分夷險居善地也。隨境而定不分靜躁心善測也平等行慈無所簡狀與善仁也矢口而談不妄不誑言善仁也正以理入善治者所過則化也事以應務善能者泛應曲當也動善時者仕止久速各當其可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也。○吳注尤謂怨咎衆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入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德清曰此言不爭之德無往而不善也。

○註至善 大學曰在正於至善 无怨 論語憲問云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解者 堅按爲水之上善七者蘇子由呂吉甫河上公之說也 牽強 朱子語錄卷十六曰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又二程全書漢儒牽強附會不通云

持而 翼云持而盈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古艾多制語耳懼其溢而在右以枝之曰持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元澤注持而盈之有意于有所以失之唯慮其有之爲有而有之以爲有則無失無溢多又曰至人藏金玉而不宝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冥然不知其在彼邪在我邪然則豈持盈以爲慎揣銳以爲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舉乎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林子曰盈虛消長者天行也天行也者天道之自然也故曰不中則不能其功成矣名遂矣日之中矣能無中而必及之慮乎月不滿則不能虧功成矣名遂矣月之滿矣能無滿而必虧之慮乎鬼神不信則不能屈功成矣名遂矣鬼神之屈而信矣能無信而必屈之慮乎余於是而知功成名遂而身退者乃所以順天道之自然也。○清虛子云陽極而陰生寬極而害至。○無垢子云石崇雖富後遭晉帝之誅金玉豈能

濕不以人之所惡爲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言出口皆實理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此而不自以爲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也解者多以此爲水之上善七故其說多牽強非老子之本意

持而盈之章第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爲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

常守也又曰韓侯雖貴而有未失之禍富貴驕奢自遺留下殃咎也又曰功成名遂知足退舍天之常道也如子房歸山為仙范蠡歸湖為賢○德清曰此言知進而不知退教之害

○註驕盈 後漢書丁鴻傳月滿不虧下驕盈也○近思錄警戒篇云驕是氣盈也 子細看 杜詩醉取茱萸子細看

載管 翼載乘也管如經營恒管之管白虎通曰管々不定兒是也管魄雖滯載而乘之言無住著也訓管為魂為衛為正皆于義未協言魂載魄者雖近但不自魂載魄而曰載管魄後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况以此載彼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肯乎滌如水之濯除如糞之除天門以此心而言開闢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莊子入出而無覺其形是謂天門本此畜許六

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銛也治器而至於極銛極銳無有不折不若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為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為成耶何時為遂耶此四字須子細看

載管魄章第十

反養也長上聲宰制也○筆乘云古者魂魄或舍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大氏清虛則魄即為魂住者則魂即為魄如水疑則為冰泮則為水其實一耳夫魄之管々曰趨于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雜四大本空如人載於車舟載於水乘々然無所礙也如此則化有為無滌清飯性眾人離之而為二我獨抱之為一入道之要孰切于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專於氣而不以心聞之則柔夫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妙之見也○講義古人有言曰其養氣也如靈龜其養神也如嬰兒嬰兒含德之厚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終日視而目不瞬終日号而口不復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或問曰孟子所養之氣至大至剛與老子所言

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闢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管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管魄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管則為眾人管以載魄

專氣致柔是同一是別曰孟子所言立本故曰至大至剛老子所言返本故曰專氣致柔欲其氣之至柔要在真息也息字從自從心○林子曰玄覽者覽玄也未能玄而欲以見玄者亦覽也人人自有常道人人自有玄故不知常道者不知玄也不知玄而欲以見玄者亦玄也○司馬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林子曰何以謂之明白四達蓋其心一如空中之樓閣八窓玲瓏豈非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而聖人之智無所不知邪

則為聖人合而言之則管魄為一離而言之則魂魄為一抱者合也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離而二之乎故曰抱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隱正要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設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蕩滌瑕垢而觀覽玄冥則必有分別之心無

○按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無知而無所不知也夫至於無所不知而能守其無知之本躋焉是乃聖人之知之大也與○集解以存為治生愈傷以有為治入人愈擾故道身者之養形生必剝心去智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天下委百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為者形將自正無以天下為者万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德○

○註安一載字 說文安止也 謎詞 字彙 謎邪 訖切音寐隱語也 蕩滌 文選東都賦百姓滌瑕蕩穢而鏡至清 不垢 心經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交感 韓文卷五曰交感旁暢聖賢以生

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當字恐是炎字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德清曰此章教人以造道之方必至忘知絕迹然後方契玄妙之德也

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不垢不淨之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為而為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為喻緣此等語遂流入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為邪說者誤世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為知則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

聽斷漸於訟息

莊子徐無鬼

縱說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

日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

縱說之則以金版六弢

三十 翼轂古本及輪所

輾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

以為利轉也當平聲矣始

然反填市力反考功記曰

疑和埴黏也和水土燒以

為陶也半門曰戶牖窓也

○吳注輻輪之輅也轂輪

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埴

和土也埴土之黏膩者為

需謂以水和黏膩之土為

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

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

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

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

此室皆所以為天下利也故

曰有之

以為利然車非轂館空虛之

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

器非中而空虛之處可以出

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

轉軸者為用器以容物者

為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為用

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

為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

身所謂

為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

所謂為用也故取三物為喻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有車之

用以其車

中之無有以為用也而其中

之無有者以與未始制車之

時一皆無有也而器而室亦

復如是

余於是而知我未生之時一

大無也而我既生之後而中

亦太無也○集解章內雖互

舉有

無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即

有而發明無之為貴也蓋有

物何嘗視之以為有何嘗恃之以為能雖為萬

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

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為而為自

然而然無為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

不以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著迹矣

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為

至道縱說橫說不過此理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

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

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

用

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軸輪之股也轂惟虛中故

可以行車埴埴陶者之器也虛而具故可以成

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譬喻虛

者之為用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車器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為車為室為室皆
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
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
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
此

目盲謂能感視也耳聾謂能感聽也口爽失正

五色 鳩摩羅什曰不知
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聲
盲何異為腹猶易良其背
之意不為目猶陰符機在
目之意李約云目無厭聖
人不為腹知足聖人為之
目視外故曰彼腹實內故
云此○蘇注為目目貪而
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
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
性之凝于內者也○無垢
子曰五色者青黃赤白黑
也因目視五色則心亂神
移不見無相之相無色之
色猶如盲人五音者宮商角徵羽也因耳聞五音則傷精損命失所無聲之色由聾人五味者
鹹酸甘苦辛也因舌食五味則心欲性喪不知無味之味使入口忘言心忘道也因奔馳於事
物境上則氣散神移形勞心亂失却清虛妙道使入顛狂心無主宰因貪求財貨傷身損神妨
碍德行也○林子曰何以謂之聖人為腹不為目蓋腹惟知有飽與饑已尔若五色之足以悅

自也而腹不知也五音之足以悅耳也而腹不知也五味之足以悅口也而腹不知也至於所
謂馳騁田獵難得之貨而腹亦不知也今先以為腹不為口者言之可以例觀其餘矣百穀並
陳五味相濟而易牙之所調無不饜足於人之口者以其先得眾口之所嗜者然也設或以百
穀之所並陳者無論山物海錯蔬食菜羹葱薑油醬之屬雜而揉之口得而食之乎故曰口之
於味者性也氣質之性也
若腹則惟知有饑飽已尔
而其味之美惡也惡得而
知之○德清曰此言物欲
之害教人離欲之行也

○註精絕 抱朴子傳喻
篇曰青萍豪曹劍鋒之精
絕也

寵辱 真曰貴大患若身
當云貴身若大患何而言
之古語類如此○呂注昔
者舜以匹夫而友天子則
可謂寵矣而若固有之則
何辱之有魏平乎有天下

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此五
者皆務外而失內腹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不
務外故去彼而取此彼上五者也此道也老子
諸章結語多精絕務外亦不特此五事舉其凡
可以類推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
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可謂貴矣而不與有焉則何大患之有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而招辱則賤其身矣非可以寄天下者也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貴而羅患則危其身矣非可以託天下者也若夫寵而不有其寵貴而不有其貴如舜者乃真可以寄託天下者也○筆乘雖言之如不輕以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寄恃以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託則知不有其身而其身反可保也莊子曰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之丹穴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夫王子搜惡為君而越人愈追欲得之則不有其身而身可有也復奚疑○無垢子曰爵祿權豪乃身之大患世人貴重如身命○德清云此言名利之大害教人重道忘身以社稷也○品粹曰寵辱俱自外至本為最下而人反以得失驚其心是貪外物而不知愛身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若而也寵辱不足驚而人驚之身為大患而人貴之先提起兩句下面却解何謂者不足言也寵辱一也本不足言而人以辱為下自崩好惡之心故得之失之皆能驚動其心此即患得患失之意身者我之累也無身則無累矣而人反

也
○註提起 碧巖第三却自提起云即今目前斗柄垂 好惡 莊子至樂曰異其好惡 患得 論語陽貨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寄託 論語泰伯篇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以為貴是知其真身之身也知其真身之可貴知其真身之可愛雖得天下不足以易之不能如此則可以寄託於天下之上矣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此章兩何謂自有兩意乃古文之妙處

視之 品粹 漪園云無色 曰夷言無采色不可得視 而見之也無聲曰希言無 音聲不可得聽而聞之也 無形曰微言一無形跡不 可持得而得之○李約註 夷平也漠然無異見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

希無也少也或終身不得
或亦得之微細也妙也彷彿
似有追之又失此三者
不可致詰不可致詰則一
尚不立何況于三凡物皆
上明下暗道無上故不繳
無下故不昧繩之長遠不
絕也及責其實復飯于無
故曰繩之不可名復飯於
無物恍有也惚無也謂有
不可謂無不可故以恍惚
名之不見其首無來時也
不見其後無去日也自古
有之謂之曰道今欲執之
未得其方惟慮其心道將
自至然後執之以御群有
無不理矣○蘇注狀其著
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
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
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息齋注惚恍者出入變化
不去故常之謂也○正顏恍惚微妙不測自○宋程文簡所著易老通言其畧曰夫老子之可
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故師老子而得者為漢文帝太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

一其上不繳其下不昧繩繩今不可名復
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
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不可見之意
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不可見不可聞不
可得耳搏執也三者希夷微也三者之名不可
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一者言皆道也此

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為為治本而不知無為者如何
其無為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管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
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二十九子曰不繳者在天上不繳者光明不昧者在天
下不昧者闇冥繩之者動行無旁極也不可名者不可言以声色形名之○德清曰此言大道躡
虛超乎声色名相思議之
表聖人執此以御世也

○註解者猶 堅按李約
無垢子漪園皆分別希夷
微之三字

拘泥 柳文卷六曰拘則
泥乎物誕則離乎真
俯仰 蘭亭記云俯仰之
間以為陳迹

兩句是老子自解上三句老子自曰不可致詰
而解者猶以希夷微分別之看其語脉不破故
有此抱泥耳不繳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俯
仰也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
上下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
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為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所
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惚恍耳迎之而不見
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

綱紀 詩大雅假樂曰之
綱之紀燕及朋友董氏
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為統
紀為目

古之 翼豫猶皆獸各豫
象屬境右謂大為猶象能
前知其行遲疑犬先入行
尋又回轉故遲而不果謂
之猶豫儼於莊兒渙散也
木未斲曰樸曠空也冬涉
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惟自
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冰
將泮如恐陷也若樸質而
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
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
皆所謂強為之容也○呂註豫若冬涉川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猶若畏四鄰閉邪存其
誠非物將之則其心不出也儼若客不為主也渙若水將泮方終之以心凝形釋骨肉但融也
敦兮其若樸復其初也曠兮其若谷應而不藏也渾兮其若濁無是非彼我之辨也人皆昭兮
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者乎徐清則無所不照矣人皆取先也孰能安以動之徐生者乎徐生

則無所不出矣○林子曰安猶安汝止之安生猶虛室生白之生又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故
保此道者亦不欲盈大抵人情厭敝而喜新而其所以厭敝而喜新者欲盈之心為之也夫惟
其不欲盈也故能敝不新成而曰敝不新成者敝矣而不知其敝也新矣而不知其新也而聖
人之無欲無為也則亦何敝何新何壞何成○筆乘老子文法多叶韻蓋清生盈成一韻耳若
言徐動徐應則不叶矣○
德清曰此言聖人辨道深
玄故形神俱妙人能靜定
虛心則故有常存也○品
粹曰不言虛而每日不盈
者乃悉人之累虛
能敝不新成 希逸
能敝不新成 呂吉甫
能敝不新成 子由
能敝不新成 王允譯
能敝不新成 王純甫
能敝不新成 邵弁
能敝不新成 二十九史注
敝作蔽

○註不知 詩大雅皇矣
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容與 楚辭九章船容與
而不進 注容與徐動貌相

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
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矣紀綱紀也道
紀猶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
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
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
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
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
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
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知不識
故其容之見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為之容
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冬
涉川難涉之意也豫容與之與也遲回之意也
猶夷猶也若人之畏四隣而不敢有為也客者

如賦 翱翔容與 注閑適見
遲回 後漢書恭王傳光
武不忍遲回 又作徘徊不
進見
夷猶 楚辭九歌湘君云
君不行兮夷猶 注夷猶不
豫也酌會不行見
渾然 集昌黎文序秦漢
已前其氣渾然
澄之 後漢書列傳四十
三黃憲傳曰叔度汪人若
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
濁不可量之
徐徐 孟子盡心上子謂
之姑徐徐云尔
優游 後漢書馬援傳曰
丙吉以年老優游不索吏
罪 毛詩曰優哉游哉鄭
玄曰優游自安止也 大成

不自由之意儼凝定也 渙舒散也 若冰之將釋
似散而未散也 敦厚也 樸渾然之意也 曠達也
谷虛也 渾兮其若濁 澄之而不清 撓之而不濁
也 於濁之中而持之以靜 則徐而自清 安不動
也 安之而又徐徐而動 故曰徐生孰能者言孰
能若此乎 徐優游之意也 此兩句只是不清不
濁不動不靜 濁中有清 動中有靜 耳不欲盈者
虛也 敝故也 保此道者 其中常虛 則但見故而
孟子萬章上孔子之謂集大成

致虛 開元疏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致 作動也 如日出而作之 作芸芸作之 狀也 常
即常道之常 以其為萬象主 故曰王以其為象父 故曰父 〇集解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 有
生之後 遷於物而背其本 其不虛不靜亦甚矣 故為道者必損有以之 虛損物以之 靜損之入
損以至於虛靜之極 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 〇司馬子微曰 心不受外名曰虛 心不逐外名
曰安心 心安而虛道自來
居 〇老子億致虛而至於
內不覺乎 一身外不知乎
宇宙與道真 一萬慮皆遺
始可謂虛之極矣 致虛既
極 則守靜自篤 非有兩事
也 故虛曰致靜 曰守云 〇
蘇注致虛不極 則有未亡
也 守靜不篤 則動未亡也
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 未
為極 與篤也 又曰 万物皆
作于性 皆復于性 譬如華
葉之生于根 而復于根 濤
瀾之生于水 而復于水 〇
德清云 此承上章要人作
靜定功夫 此示功夫之方
法也

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處 敝而不新 則千
載如一 身矣 能如此 而後為道之大成 是以能
敝不新 是一句成 是一句

致虛極 章第十六

致虛極 守靜篤 萬物並作 吾以觀其復 夫
物芸芸 各歸其根 歸根曰靜 靜曰復 命復
命曰常 知常曰明 不知常 妄作凶 知常容
容乃公 公乃王 王乃天 天乃道 道乃久 沒

○註致知 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注致推極也細注推之以至極處

紛紛 列子力命篇曰紛紛若若隨所為注紛紛多也○二十九子芸芸者葉盛見
動極 大極圖說云大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々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身不殆

致虛致知之致也學道至於虛虛而至於極則其守靜也篤矣篤固也能虛能靜則於萬物之並作而觀其復焉作生也復歸根復命之時也此便是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芸芸猶紛紛也物之生也雖芸芸之多而其終也各歸其根既歸根矣則是動極而靜之時此是本然之理於是始復故曰復命得至復命處乃

妄想 圓覺經上曰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非妄動後漢書鄧禹傳曰禹令軍中無得妄動

天子 大學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而不易之道方謂之明此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意人惟不知此常久而不易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王乃天天乃道久常也人能得此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始乎自天子以至庶人皆

然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太上言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時天下之人但知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中及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後也始

太上 翼不知有之 一作 下知有之 今從吳幼清本 吳幼清本作太上不知有 之謂大道之世相忘于無 為民不知有其上也 諸 子品節注云太上上下知有 之諸家解曰下天下也上 古之時天下但知有君而 已似為穿鑿下字疑作不 字太上不知有之忘言也 無毀無譽世道既衰則親 之譽之畏之以至侮之 陸希声注太古有德之君 無為無迹故下民知有其 上而已謂帝力何有于我 哉德既下衰仁義為治天 下被其仁故親之懷其義故譽之仁義不足以治其心則以刑法為政故下畏之刑法不足以 制其意則以權論為事故眾庶侮之於乎心之有孚謂之誠言之可復謂之信誠既不孚言則 不復而猶貴重爽言謂之誠信可乎哉道德既隱仁義乃彰仁義不行刑法斯作而猶尊尚末 術謂之道德可乎哉聖人則不然執舌御令勸靡為樸功成而不執事遂而無為有法無因

時為業使百姓咸遂其性皆曰我自然而然則親譽畏侮之心皆不生于世矣 〇吳注貴實重也然如此也寶重其言不肯輕易出口 〇德清曰此言上古無知無識故不言而信其次有知有識故欺偽日生老子因見世道日衰想復太古之治也

〇註商人 檀弓下云有

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大禹征苗已嘗誓師誓非始於殷也禹會諸侯於塗山會亦不始於周也此言誓之而畔會之而疑則始於殷周耳細注畔其言未足為甚疑者眾於是為甚焉 安然 證道歌語默動靜辨安然 帝力 紀政綱目前篇堯紀云五十載帝遊康衢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

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此言世道愈降愈下矣上德既衰誠信之道有所不足故天下之人始有不信之心此商人作誓民始叛周人作會民始疑之意民既不信矣而為治者猶安然以言語為貴故有號令教詔之事豈不愈重民之疑乎猶夷猶也猶今乃安然之意太上之時功既成矣事既遂矣天下之人陰受其賜而不自知皆曰我自然如此所謂帝力於

有於我哉

大道 眞六親王輔嗣云
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
子慈孫也一說六親謂外
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
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
五父之子六也○蘇注大
道之隆也仁義行于其中
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
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
澹足万物也而以智惠加
之于是民始以偽報之矣
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
方治孰非忠信堯非不孝
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洞澤之魚相吻以沫
相濡以濕不知相忘于江湖○王介甫曰仁者有所愛也義者有所別也以其有愛有別此太
道所以廢也智者知也慧者察也以其有知有察此大偽所以生也孝者各親其親慈者各子
其子此六親所以不和也忠者忠于己之君謂之忠忠于他人謂之叛○呂注偽者德之

○德清曰此承上章言世道愈流愈下以秋其次親之譽之之意也○堅按論語曰歲寒然後
知松柏之後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因是觀之孔老之書其意同其理同何有異旨哉
○註評偽 六韜上賢曰取誠信去詐偽

絕聖 蘇注非聖智不足
以知道使聖智爲天下其
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
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
而見其末以爲巧勝物者
也於是馳騁于其末流而
民始不勝其言矣故絕聖
弃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
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爲孝
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
之名以要利于世於是子
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
仁義之迹爲之也故絕仁
弃義則民復孝慈巧所以
便事也利所以浴物也二

我何加是也既謂貴言之非而以此一句結之
是傷今而思古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
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道漸漓矣
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後天下
之詐偽生六親不和而後有孝慈之名國家昏

亂之時而後有忠臣之名此三句皆是譬喻以
發明上一句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
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聖知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
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

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筆乘屬如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也素未受采樸未斷器此所謂性之初也實也夫遊干性之初故雖有身而實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雖有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聖智仁義之精也焉用文之蓋老子絕之干彼正欲其屬之干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其絕而弃之狠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集解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其真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羨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及恬淡也○德清曰此承前章而言智不可用亦不足以治天下也

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功利作而後盜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也聖知仁義功利三者皆世道日趨於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今使也屬猶周禮屬民讀法之屬也此意蓋謂文治愈勝世道愈薄不若

○註周禮 周禮十二云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注屬猶合也聚也因聚眾而勸戒之者欲其善曉謂合眾一州之民也

絕學 翼唯上声阿鳥何反皆應声唯恭而阿慢也荒廣遠也伯古洵字靜也兆如龜兆之圻動之微也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而識生矣有飯必稅駕而不乘乘兮無所飯無往者也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有餘皆分外也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曰眾人皆有餘遺失也沌如渾沌之沌無知也一作純小

還淳反朴如上古之時也此亦一時憤世之言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大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

明為昭察苛細也悶莫奔反頑不知痛痒也古謂都為美郊為鄙食音嗣食每乳母也見禮記內則篇蘇注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

曰荒乱耗竭 窮極 後漢書楊震傳曰彫修繕飾窮極巧伎 豁達空 傳灯錄卷世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云君不見絕字無爲閑道人又曰万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内外豁達空揆因果莽々蕩々招殃禍 豁達空者乃西天外道所修斷滅空也揆因果者一向著空揆無因果也又曰既落斷滅之見所招殃禍不可言說譬若大海濤々蕩々無有邊表故云濤々蕩々招殃過也 太牢 古文真寶聖主得賢臣頌曰表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注太牢牛也 知識 韓文十六曰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 贏餘 小學嘉言曰存贏餘以備不虞 注贏剩也又善行曰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 注贏亦餘也 渾沌 渾沌不開通之白又在干莊子應帝王篇 然 說文 膠音留高風也又長風白 止宿 後漢書張禹傳云專駕連日止宿

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乘乘若動不動之意無所歸不著迹也此我之所以異於衆人也衆人皆有求贏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我豈愚而如此沌沌然乎沌沌渾沌無知之貌此意蓋謂我之爲道以不足爲樂而無有餘之心非我愚而汝智也昏昏悶悶即沌沌是也俗人昭昭察察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其心淡泊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飄然而無所止宿此即

乘乘若無歸之意也有以有爲也衆人皆有爲而我其於不求故若頑若鄙我豈真頑鄙哉我之所以異於人者味於道而已有名萬物之母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言以求味於道爲貴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

孔德 翼孔大也窈鳥子反恍惚窈冥皆不可見之意 鄧錡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之中更別有精張平

叔曰窈冥莫測是真情是也王輔嗣曰信驗也閱自門出者一而數之言道如門万物皆自此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園水而成川世閱入而為世其用字之義並同訓經歷亦同此義甫美也又始也○蘇註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于物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呂註窈冥者神之又神者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曰窈冥今其中有精精者得道之二而不雜者也天下之物真而不偽信而不惑常而不变未志加于此而天下之始吾于是乎閱之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億恍惚窈冥皆幽深微妙不可為象之意物即象也真即精也信即真也變文叶韻與詩駢相似逐句而為之說則鑿矣閱歷也衆甫天地万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衆甫與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及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盛也知道之士唯道是從而其見於外也自有盛德之容德之為言得也得之於已曰德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為道之容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與此句差異但讀莊老者當以莊老字義觀之若欲合之孔孟則字多

本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然指閱而言此指恍惚窈冥而言言吾何以知衆甫為道所閱哉此以道躰恍惚窈冥無可變壞故衆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閱過客然也蘇子瞻曰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與此意合○堅按衆甫字義有兩說子由希逸林子德清皆言甫美也万物之美也吉甫息齊弱侯無垢子皆言甫始也群有之始也天地万物之始也又按諸子品節注閱歷也甫與父同男子之美稱衆父者古今歷代之聖賢也自古及今道之屬於衆父久矣吾何以知衆甫之得道哉以斯道之屬於衆甫耳○德清曰此章言道乃無形名之形名也

○註室礙 意義見于序 真空 見前之第七章注

室礙矣唯恍惚言道之不可見也雖不可見而又非無物故曰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此即真空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真實有物不可以為虛言也信實也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歷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以道也言衆甫之所自出吾何以知其然蓋以此道而已此等結語亦

兩則 蘇注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爲之不服而何暇及物哉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宏甫注夫人無不欲全也而失其所以全之道徃以全求全而卒不能全者此天下之通弊也至曲也而人賴以全若不曲則不能全矣引繩而直之故以繩爲直而不知其枉也苟非枉安能直哉海常新飲酒食肉少也而以飽以適若務多不已則吐噦隨而反傷矣是惑也知此則知聖人抱一之道矣夫一之能多也猶少能得故之能新窪之盈枉之直曲之全也是倒行逆流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爲式于天下者惜乎其不知也向此觀之學道者可以及矣夫目至明也而不能自見其目使其見目則不見明矣安能明然則不自是者必是之不自功者人必推功不自長者人必以爲長不爭者人必不與之爭皆曲全之

其文字之精處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後能盈

道也嗚呼能全而飯乏者果誰乎○筆乘一少之極也林子曰少莫少於一○講義一者人之真性也道書言一亦有數種有道之一無一之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氣之一一氣之一也有水之一天一生水之一也有數之一一爲生數之根也此言抱一者乃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林子曰學以不爭爲大人而自見自是自伐自矜則亦不免於爭惟其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則亦何爭之有○和氏無諍三昧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由是觀之不爭之教三氏之所同也故道德屢言之○德清曰此承前章言聖人所以道全德備衆美皆具者蓋由虛心寡欲與物無競故衆德交飯也○堅按此章之意屈信往來之義也尺蠖之屈爲信其身也龍蛇之蟄爲存其身也長直之木有折傷弱毒之柳無損折之意也

○注細釋 前漢書谷永傳云燕見細繹云師古曰細音抽謂引其端緒也法武 荀子堯問篇今之

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爲天下法式表儀
代疏大禹謨孔氏注云自賢曰矜自功曰伐疏曰自言曰賢曰矜自言曰功曰伐
朱子語錄五日朱子曰果無欠闕事君真箇忠事父真箇孝
希言翼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自且及晡爲終朝自早及莫爲終日風雨震蕩飄忽必不能久岐伯所謂九則害承乃制也○慈注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曰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

天地之與我無所次闕我但當全而歸之耳又它何所事也誠者實也言實當如此也曲枉窪弊四句皆是設喻以發明下面之意而已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

既此所謂希言矣○呂註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筆乘或曰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而老氏以自然爲宗有以異乎余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自然者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也
有於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秋氏之所詞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其自也無自則其然也無然其自無自

其然無然而因若緣曷能圓之故曰精覺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德清曰此章言聖人忘言躰道與時俱化也○品粹曰蔡曰曰不矜不伐以順其自然之道希言乃無言義也不曰無而曰希是聖人妙語也○又曰道者同於道德者謂好道人也同於道者謂與道同也下註同意○林子曰自然之道豈可得而言哉老子言不迫切故不曰勿言而言希言昔老子之在春秋也每以道之自然爲教而人遂以道之自然而爲口頭套子之資亦故戒之曰希言自然豈不以飄風驟雨天地且失其自然之道也而况於人乎○老子億從事於道者以道爲事即抱一者也下三者皆指他人言道者有道之人也德者有德之人也失者失道與德之人也

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天地之間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少也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過如此而已飄風驟雨雖天地爲之而亦不終朝不終日人之得喪窮達又豈可常哉從事於道者言學道者也道行也德得也可行則行我亦無違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違

焉可得則得我亦無違焉可失則失我亦無違

隨順 圓覺經下曰種六
隨順而取至靜○韓文十
六曰隨順之不以累于其
初
信得及 碧巖第三曰若
見得徹信得及于八万人
自然羅籠不住

跋者 翼跋與企同薛云
拳踵曰跋張足曰跨立欲
增高則反害其行贅疣贅也
關則反害其行贅疣贅也
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食餘
人必惡之形贅人必醜之
左氏人將不食吾餘莊子
附疣贅贅出乎形而後于
性是也惡去聲處上聲○
息齊註石無足而立風無
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
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跋足越于行曰跨立必不
又行而跨行必不長○林子曰跋者拳踵而望脚跟着地也跨越也贅行行之贅也○河上
丈人曰貪穢慕榮進取功名如人跋立則不可久長又曰自以為實矜誇於人如挾物而行不
可久進也○無垢子曰此章誠人自高自能也愛高慕能有道之人不居自高之人如拳踵而

立尖脚而望祇可暫時不可久長自能之人如挾物而進不可久行自見已能是蔽其光而不
得顯彰自取其功則失功於人則無功也好自高者不能長久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人在
治國治家之道如殘食供人癭瘤之疾皆不愛也此等之人當權在位自高遠賢故無有不畏
惡也有道之人不居自高自能之既○德清曰此承前章言好辨者不能持久猶如跋跨之人
不能立行甚言用智之過
也
○註易曰盈 易乾象曰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程
傳云盈則變有悔也
長物 小學第六曰文中
子之服儉以絮無長物焉
注無長物謂稱用而已無
多餘者也○後村詩老子
平生無長物
駢拇 莊子卷三曰駢拇
枝指出乎性乎而侈於德
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
於性注拇足大指也指手
指也駢合也枝旁生也駢
拇枝病也本出於自然
比人所同得者則為後矣
後剩也翼云駢拇足大指

焉同者隨順而無違之意可行我亦樂得之可
得我亦樂得之可失我亦樂得之行止得失我
皆樂之此所以為知道之士然此事須信得及
方可若信處纔有未足則於此有不能自信者
故曰信不足有不信

跋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跋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
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

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足不著地曰跋跋而立則不能久跨者兩股不
相著也跨則不可以行此兩句是譬喻也自見
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不化者不明自
蔽也不彰名不顯也不長不可久也易曰盈不
可久也亦是此意餘食贅行皆長物也有道者
無迹有迹則為長物矣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
指之意也食之餘棄形之贅疣人必惡之此有

連第二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

有物 翼混渾通先悉薦反強上声介甫曰寂止也寥遠也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有物万道不能分故曰混成鐘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蘇註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成其于入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李約註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其義云法地地如地之無私載法天天如天之無私覆法道道如道之無私生而已如君臣父父子之例也後之學者謬妄相傳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則域中有五大非四大矣豈王者只得法地而不得法天法道乎天地無心而亦可轉相法子又况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道為天地之父自然之子支離支裂義理疎遠矣○講義太易首

道者所以不處也言不以迹自累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天地由之而化至人跡之是以飯根而復命○老子億凡天下有形之物終飯變滅故乾坤有時而毀世劫有時而壞而况其他乎惟道無形不受變滅雖欲改無可改者雖欲始無可始者又曰道生天地而天地生万物則道乃天地万物之一大母也聖人食每食諸此而已矣○

老子億自其周流無滯也 有逝之象焉自其充周不窮也有遠之象焉近取諸身而退藏於密復取其根也又有反之義焉道不可道而名非常名也如此○德清曰此承前言世俗之士各以己見已足為得道不知大道之妙非見聞可及故此特示大道以曉之也

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也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出也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不息也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大大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

○註行健 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追逐 後漢書平叔傳曰 追逐奔北

親附 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

鼓舞 易繫辭鼓之舞之以盡神云堅拔鼓舞之文謂作文之妙處

反求 中庸曰子曰射有初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發揮 易乾卦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本義旁通猶言曲盡○正義發謂發越也揮謂揮散也言六爻發越揮散旁通万物之情也○說卦傳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孟蘭盆經疏記註發謂為之發越揮謂使其流布

重為 翼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韓非云制在已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離去聲離莊持反古者凡吉行乘乘車師行乘車皆有輪車在後輪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輕重宋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觀非常曰觀處上言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無繫著也奈如也乘去聲失根一作失本一作失臣非今從王輔嗣本

○蘇注君輕則臣知其不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宏甫注有輪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為輕何也以重為之根也常燕處則雖未觀而不為躁何也以靜為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老子億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地而万物皆出於地是重為輕根也天下之至靜者莫如地而群動皆取於地是靜為躁君也王者法地居重以取輕主靜以勝躁則自然

可謂奇論

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或以反為反求諸身則非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蓋言人居天地之間但知有王之為大而不知王之上其大者又有三焉然而人則法地地則法天天則法道道又法於自然是自然又大於道與天地也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有重則有輕有靜則有躁根者言輕自重而生也君者言躁以靜為主也有道之人終日行而不著於輜重之間言無重則無輕也無靜則無

之道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水火風雷凡天下躁動之
物未有不收歛版藏於地
者○河上公曰人君不重
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
草木之華輕故零落根重
故長存人君不靜則失威
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故
能變化虎躁故多天○
德清曰此誠君人者當知
輕重動靜欲其保身重命
之意也○品粹曰朱觀謂
宮闕燕處后妃所居也超
然遠避而不處也○林子
曰朱觀猶言壯觀奇觀
○註離麗 易離卦彖曰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
草木麗乎土

安行廣居 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孟子滕文公下云居天下之廣
居注廣居仁也 臣服 朱子語類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

躁也離麗也其肩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
曰榮觀雖有此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在於
輕重靜躁之外燕安也處居也猶吾書所謂安
行廣居也為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為重則不
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
不足以臣服天下也失君者言自失所主也以
身輕天下者言以天下為重以身為輕也不輕
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知自然則無

善行 翼瑕玉珪也請直革及責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為之槌其偃反指門木也橫
曰關豎曰捷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相傳襲也一作掩襲之襲言密用也傳奕云是以聖人
常善救人二十字獨見河上本古本無之○蘇注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故言滿天
下無口過万物之數畢陳于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全德之人其于万物如母之于子雖縱
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
無繩而能約彼方挾策以
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
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
善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
我不弃人而人安得不救
我乎夫救入于危難之中
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
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
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
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謂
善救入矣聖人無心于教
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于
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
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
我故也聖人之妙雖智者
有所不喻故曰要妙○息
齋注行未有無迹未有無

靜無重矣而况有輕躁乎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策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
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
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
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瑕計未有非善善閉未有非關鍵結未有非繩約唯得道者行不以足故無轍迹言不以口故無瑕謫計不以心故無籌筭閉不以關鍵故不可開結不以繩約故不可解○老子億人之簡擇凡以為明而已不知用明太過則棄人已多而人之棄我也亦不少矣聖人非無此明也掩藏而不用耳○德清曰此言聖人善入塵境過化存神之妙也

○註混然 劉子妄瑕篇曰天道混然無形寂然無聲○混雜也 涇疑 莊子齊物論曰是故涇疑之輝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注涇疑言不分不曉也涇亂而可疑似明而不明也輝明也聖人之心其所生者未嘗著迹故其所居之處若有若無○堅按襲掩藏也記曰揜而玄襲曰襲○襲明者言藏其明而不露也 師範 揚子法言卷第一曰

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以自然為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著迹矣聖人雖異於眾人而混然與之而處未嘗有自異之心所以不見其迹也聖人之道可以救人可以救物其於人物也亦甚異矣而未嘗有棄入棄物之心和光同塵而與之為一故曰襲明襲者藏也襲明即莊子所謂涇疑之耀也善人可以師範一世雖異於不善之人而天下若無

師者人之模範○柳文卷三十曰足下昨祁縣王師範善人不善人 堅按論語曰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與此句意相似孔老一致可以觀焉 棄人 劉子適才篇曰君子善能拔主故無棄人良匠善能運斲故無棄材

藥物 開仲見詩春到入 無棄物入心安得似東

知其 翼守保守也谿谷 衆水所注天下極高之也 式法也或爽也足全也長 上声制裁斷也割分裂也 ○呂注雄動而雌靜雄剛

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為善是不善人乃為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此兩句又發明上面無棄人無棄物之意若有棄人棄物之心則是有師而不知貴有資而不知愛雖自以為智而不知乃迷之大者知此道者可謂要妙之道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

而雌柔雄倡而雌私知其
雄守其雌則篤靜致柔私
而不倡者也故為天下
豁之為物受于谷而輸于
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積
物之能通而無逆者也能
通則常德不離矣又曰白
于色為受采于物為明于
行為金于數為四黑于色
為不受染于物為晦于行
為水于數為一知其白守
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
若水終之于抱一抱一則
能曲能枉能窪能敝故可
以為天下式○老子億此
章變文叶韵反覆吟咏亦
與詩射相類○林子曰雄
剛強也雌柔弱也白明顯
也黑昏昧也柔尊高也厚卑下也豁谷眾水所注而天下則極言之也常德常道也樸謂道之
純全也嬰兒無極樸乃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返言之○列子曰知而忘情能不為真知真能
也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按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無為也與
塞而無為也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也○性理大全朱子曰老子之學知其雄守其雌

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
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式復於無極知其榮
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
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故大制不割

知雄守雌不求勝也知白守黑不分別也知榮
守辱無歎艷也知守有能為而不為之意豁谷
在下水所歸也言如此則天下歸之式天下以

為天下豁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豁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
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德清曰此承上章行道之妙而言聖人不以知道為難而以
守道為要妙也
○註歎艷 歎艷者歎羨之義也詩大雅皇矣云無然歎羨注歎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
以徇物也
間斷 中庸序曰從事於
斯無少間斷

形而上 易繫辭曰是故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云張子曰形而
上者無形跡故謂之道
形而下者是有形體故謂
之器無形迹者即道也如
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
即器也見放事實是也
官天地 莊子德充符云
官天地府万物○口義云
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

為式也常德即首章所謂常道也不離無間斷
也不忒無差失也乃足備全之也嬰兒無知也
無極無物也樸太樸也天地之始也太樸既散
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也
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
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覆職載亦
聽命於我是為天地之間官於物者之長也莊
子曰官天地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

其職而巳 **一官守** 孟
子公孫下有官守者不得
其職則失

將欲 翼取如左氏取晉
田疇而伍之史記取高帝
約東紛更之取爲治之
也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
自然執之則乖通變响音
許一音虛羸力爲反載始
也又任載也隨許規反去
上声陸農師云去甚慈也
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爲天
下先也○呂注神無思也
無爲也而爲之則德之非
其道矣故不可爲也爲者
所以求成而適足以敗之
執者所以求得而適足以失之也堯非有人非見有千人魏人非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凡此
者真知所以取天下者非爲而執之者也○集解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响而溫
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墮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隨响
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爲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

故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德清曰此言聖人道全德備應運出世爲官爲長當在無爲無事
而不可有大過也○薛註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害之是以聖人去其去奢去泰惟因
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謂後世夸溢踰侈之事凡增者爲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
漢書黃霸傳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大過者去之小而無害不必
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
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
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
也○蘇注聖人之有天下
非取之也万物假之不得
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爲
之也因万物之自然而除
其害耳若欲取而爲之則
不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爲
也雖有百人之聚不猶其
自然而妄爲之必有齟齬
不服者而况天下乎
○註入力 中庸三十一
章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云 **嘘吹** 說文曰嘘吹
也一曰出氣急曰吹緩曰
嘘

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太制太制則道器不相離
矣此亦無爲而爲自然然而然之意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
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
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
噓是以聖人去其甚去奢去泰**

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

而不得辭而後可以有天下若萌取天下之心
而強爲善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此三句是譬
喻也其意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也
爲者則必敗執者則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故
有道者之於物行者聽其自行隨者聽其自隨
噓者聽其自噓吹者聽其自吹強者聽其自強
羸者聽其自羸成者聽其自成隨者聽其自隨
是皆自然而然而已行隨猶先後也載成也甚

過當 前漢書程鄭傳云然其贏得過當於熾遺

奢泰二者皆過當之名亦前章餘食贅行之意
聖人去之者無心無累無為無求也此章結得
其文又奇甚奢泰三字只是一意但如此下語
非唯是其鼓舞之筆亦申言其甚不可之意其
言玄妙則曰玄之又玄則曰大曰逝曰遠皆是
一樣文法讀者不悟其意而不見他文字奇處
又多牽強之說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 最好去聲還旋通易曰師衆也處上善即有道者也不得已為之難也莊子曰不得
已而後動又宅而寓於不得已又託不得已以養中皆與老子語令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
當讀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果于此也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已正也早已言不文
也○蘇注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

靈齊潘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
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况以兵強天下者邪果決也
德所不能緩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呂注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敢不服而
以兵強天下亦將阻是而抗我矣出乎尔者及乎尔者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
凶年師之毒天下如此故
善用兵者果而已果者克
敵者也敵而克之造攻自
鳴條朕哉自毫克敵之謂
也此出于不得已非所特
以取強也果而勿矜其能
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
其勢其果常出于不得已
是乃果而勿強之道也○
息齋注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
兄是謂好還○德清曰此
承上言聖人不為已甚故
誠之不可以兵強天下也
○註陶氏 六韜上賢曰
富國強兵 兵凶器 史
記越世家范蠡曰兵者凶
器也戰者逆德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
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
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佐人主而以強兵為心則非知道者矣何者兵
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
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荆棘生矣用兵之後

好戰 孟子梁惠王上孟
子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求勝 孫子曰敗兵先戰
而後求勝

果行 易蒙卦象曰山下
出泉蒙君以果行育德傳
曰觀其出而未幾能通行則
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
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
明德

急六 柳文卷四十七曰急六如律令

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菑此意但言好
戰求勝非國之福七句只是譬喻若人之為善
其果者在我而何嘗敢以此求勝於人故曰不
敢以取強果易言果行育德是也其果者在我
而不形諸外則無矜伐驕強之名而其應事也
常有不得已之意此亦知雄守雌之論強者不
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如萬物既壯則老必
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

天佳 翼佳謂佳之也温公曰兵愈佳則實人愈多惡去声處上声下並同左為陽為生右為
陰為死恬澹安靜也美即佳也樂去声純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義疏渾又
千經者詳其文義可見○息齋注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不樂殺人然後可以言
兵孫子之論兵審虛實辨奇正其言詳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子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為上
勝而不美非以恬淡言兵
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
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
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
孟子曰天下惡乎定曰定
于二曰孰能一之曰不嗜
殺人者能一之使果不嗜
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
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
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
而暫成者存已未有嗜殺
入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
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
器有道者不處○老子億
東方盛德在木主生者也
西方盛德在金主殺者也
故吉禮貴左所以見其好
在也凶禮貴右所以見其

也既知此為不道則當急急去之故曰早已已
者已而勿為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
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
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
是樂殺入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

惡殺也用兵貴右則是以喪禮處之而其不得已之心可見○德清曰此承上章言不以兵強天下故此甚言兵之不可尚也佳兵乃用兵之最精巧者謂之佳兵凡善用兵者必其心於殺人兵益佳而禍益深故為不祥之器歷觀古今善用兵者不但不得其死而多無後此蓋殺機自絕而造物或惡之者以其詐變不正好殺不仁故有道者不處不但有道者不處而苟有仁心者亦不處也○焦弱域序老子明道之書也而唐王真也者至以為談兵而作豈其佳兵能戰之言天有以啓之於余曰老子非言兵也明致柔也天下之喜強者莫逾於兵而猶然以柔訓也即無之而不柔可知已○三略曰聖主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灑燭火臨不測而捨欲墮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湯太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講義老子嘗以佳兵為不祥之器矣汜泉

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此章全是以兵為喻兼當時戰爭之習勝故以此語戒之佳兵喜用兵者也以用兵為佳此不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而行不祥之事故曰不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為之且君

亦以為凶器矣天道豈欲以是而害人哉不得已而使聖人用之也聖人亦以不得已而後進宜其命於天道也○詩小雅裳々者華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葬之事疏曰以天下之事多矣大總不過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左陽道謂嘉慶之事朝者人所樂祀者吉之大故為陽也右陰道謂慶凶之事喪者人所哀戒者有所殺故為陰也以能事弘多故皆重言以見眾也○品節注云君子居則尚左而兵事則尚右左陽右陰吉事陽而凶事陰兵喪皆凶故屬陰而居右世上將軍為用兵之主故居右居上將軍之號出入皆用喪禮

子之居每以左為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人亦以兵為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而後為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為尚恬淡無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以為喜不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為喜則是入者能一之亦此意也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

○註戰爭 後漢書仲長統傳曰無天下之分故戰爭之者競起焉

求勝 孫子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道常 王輔嗣注道無形不擊常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樸之為物無心故將得道莫若守樸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巧者可以事怨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樸之為物憤然不偏近于無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樸無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則物自賓而道自得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為則天不令而自均也始制謂樸散始為官長之時也遂在名以号物則失治之母故知正所以不殆川谷求于江與海非江海各之世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猶川谷之于江海也○蘇

人以兵為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也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可也以勢而言下反居上故曰言居上勢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於求勝者皆為凶而不為吉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

注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為物歸之無所不在而欲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秕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万物不賓矣冲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昭然神于万物無不均遍聖人躋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万物也聖人散樸為器因器制名豈其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于性是以乘万變而不殆也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万物之宗也万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既其所鍾皆道也故万物賓其所宗○林子曰乾坤合處吾身之真中也真中之中無名之樸也○德清曰此承上章不以兵強天下因言人主當守道無為則万物實而四海服天地合而人民和自然利濟無究也

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也無名之樸道也雖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孰敢卑之故曰不敢臣為侯王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矣天至高也下而接平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後甘露降焉天地和則甘露降民之在天下自

川吳氏曰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騰上
是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
而為泰和同謂不乖異也
政草木萌生發動於其時
均平 三畧下曰使入均
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

危殆 中庸序曰或危殆
而不要

知人 翼云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死而死曰壽○陸農師註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
死佛氏之不滅與死而不亡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
壽言其生死之未有異也夫唯生死同狀而万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也蜩萬之而已蓋蜩之
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地之蜩已腐而其地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死不滅也曰夫至人不變

生自養莫不均平誰實使之自然之道也若容
心而使則不得其均平矣道之始本無名焉萬
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為器
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
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循名而逐末矣循名
逐末則危殆之所由生也知止則不殆矣川谷
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
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千人不弱于水虎不能搏兕不能觸乘風不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
蓋聖人之于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為視其天而已故
有能之而能不為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息齋注知在死為智在內為明勝
在外為力在內為強智與力為妄明與強為真○蘇注分別為智教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
止于知入而不能自知蔽
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
而又可以及入也力能及
入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
性則非力之既及故可謂
之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
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
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
是終身不能富也不與物
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
其志也物變無窮而心未
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
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
古之至人能不生不死者
也○德清曰此因上言侯
王當守此道無為故此教
以守之之要也○陳眉公
曰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
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壽

智私智也明在內者也有力角力於外者也強
在內之果也自勝者強勝己之私謂之克也知
足者富無不足則常有餘也志勝氣則其強也
不弱得其所安則久而不變故曰不失其所者

雖死至今知之是得死而不亡之道

註角力 後漢書仲長統傳角知者皆究角力者皆負謂之克 堅按顏淵之克已復禮之意也

志勝氣 志氣意義詳見

干孟子公孫丑上篇

大道 蘇注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世有生物而不辭

者必將名之以為已將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大而存

為天之心則小矣○呂注可以左而不可以右可以右而不可以左在物一曲

者非大道也大道則無乎不在故汎兮其可左右也○息齋注大道汎兮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筆乘可名于小示言不可名於大示言不可名於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所以成其大○德清曰此言道大無方聖人心與道合故功大無外以實前

侯主能守之效也○林子曰大道汎兮而包羅於天地之外充塞於天地之內所謂弥高弥堅

在前在後而取之左右逢其源矣故曰其可左右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不辭其勞萬物賴道以成而道則不有其功萬物賴道以愛養之而道則未嘗為之主夫道至大也而不為大如此而聖人則與道相為一焉者也故亦終不為大此乃聖人之所以為天也又曰無名之樸且不可以小名之其曰小者微乎其微而強名之曰小也而又曰大者何也蓋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而道何其大也余於是而知中庸語道之大也則曰天下莫能載語道之小也則曰天下莫能破此亦道德之旨也

○註蒙頤 目黎集遺文曰含生之類孰不蒙頤也

玉宰 圓覺經下曰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為已主宰

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而不亡者壽亦此意也此一句非言語所可解自證自悟可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汎兮其可左右無所係著也物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為功衣被蒙頤也萬物皆蒙頤其利而道何嘗有主宰之心湛然而無所欲可謂之自小矣故曰可名於小道雖小而萬物歸之以為主道亦不自知豈不謂之大乎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為大者故能成其大也此即守其雌為天下谿之意

第二十八章之詞

執大 希屯注大象者道也夫能執道之道以御之有則天下万物皆服住之矣夫聖人視民如赤子唯恐其傷而况有事傷之乎未嘗有以傷之則既而往之者莫有受其傷矣莫受其傷則天下皆安其東泰矣夫樂可以悅耳餌可以適口則旅人爲之留連爲之歡慶良非其所安不可久處故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号咷也○蘇注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千万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呂注平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集解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特之留止爲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甘旨故也迺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知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區々樂餌之樂不可同旨而論矣○德清曰此明前章未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道而往行之天下也以道而行則天下孰得而害之天下無所害則安矣平矣泰矣三字亦只一意也樂鍾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待嘉客樂終

盡之意也

近思錄家道篇曰張樂以爲樂設饌

後漢書范滂傳請設饌以候之

將欲 翼歛音吸斂也聚也張開大也深淵原作淵邦原作國今從韓非本○蘇注未嘗與之而遠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于用智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也聖人秉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磨礱藥工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手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

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是筵席必有散時也道之可味雖若甚淡視之雖不可見聽之雖不足聞言其不足悅耳目也而用之於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道之出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爲言也

將欲噏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
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
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
吾以不校生待其斃此所
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
爲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
然而居其自然耳○老子
億曰將欲云者揚然之辭
也必固云者已然之辭也
造化有消息盈虛之運人
事有吉凶傍伏之理故物
之將欲如彼者必其已嘗
如此者也將然者雖未形
已然者則可見據其已然
而逆觀其將然則雖若幽
隱而實至明白矣故曰是
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
強正此理也雖然謂之微
明則微而明可明其微不
可也何謂微而明韜此理
以自養靜深斂退優游自
得如魚之不能脫於淵是
也何謂明其微炫此理以
示人君尊格无借寇誨盜
如以邦之利器示人是在
莊子胠篋一篇蓋明此意利
器兵也設喻之言蓋微明
之理聖人用之則爲大道
姦雄竊之則爲縱橫
彈闔之術其害有甚于兵
也故聖人喻之以利器云○
性理大全程子曰予嘗翕
張理所有

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
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前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
之意喻斂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興必有
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惟不知自以爲
喜而不知此理雖晦而實明故曰微明微猶晦
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但能柔弱必可以勝剛
強此亦守雌守黑之意淵喻道也魚喻入也人

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又曰廉節堂
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体用孟子自有孟子之体用將欲取
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体用也存心養性克廣其四端此孟子之体用也○按六韜守土曰無
備入利器備人利器則爲入所害而不終其此

○註便宜 後漢書王莽
傳云梁復以便宜進軍

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國之利
器若以示人盜賊之招也道之爲用在我若自
眩露而以求勝於物亦猶以國之利器而示人
也此亦前章善者果而已不可以取強之意

道常無爲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
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常 翼道常言道之大
常也介甫云言道之主故
曰万物將自賓言道之變
故曰万物將自化作動也
鎮者歷定之使不動也羅
什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

萬神從化伏邪皈正○希
聲注道之所以為常者以
其無名故無為用有名
故無不為侯王能守此始
與母之術則萬物之理得
而天下正又曰此篇以無
為為無不為為用而統之
以兼忘始未相貫盡其辨
用也○德清曰此教人君
乘流救弊之意○林子曰
真常之道本無為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矣何為之有惟其無為也
故能無所不為下文遂言
聖人無為而無不為之道

前

○註相尋紛々 皆見于
安安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注安安無所勉強

此章與道常無名章語勢皆同無為無不為自
然而然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不求化
萬物而萬物自化矣天地之間萬化欲作之時
吾但以無名之樸鎮之化萬物之變也萬變俱
作相尋不已而我但以自然處之彼自紛紛我
自安安故曰鎮下句化字不可拈上句化字說
無名之樸何也亦無欲而已無欲則靜靜則天
下自正矣不欲即無欲也不字又有勿字意用

功處也

老子膚齊口義上

老子經卷上

五十一

